

玻璃泪珠

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爱情更美丽的魔法了

〔韩〕金河仁 著 陈琳 译





玻璃泪珠

〔韩〕金河仁 著

陈琳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2006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泪珠 / [韩] 金河仁著; 陈琳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6.1

ISBN 7-5442-3293-X

I. 玻… II. ①金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
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292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5-034

Glass Tears

Copyright © 2004 by Kim Ha I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EUM & MOEUM Seoul, Korea
through East Communications, NY and Bookcosmos, Seoul

All rights reserved

BOLI LEIZHU

玻璃泪珠

作 者	〔韩〕金河仁		
译 者	陈 琳	插图作者	画儿 + 晴天
特邀编辑	翟明明 许 敏 翟少冬		
责任编辑	陈云梅		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		
装帧设计	严 冬	内文制作	吴青青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	电话 (0898)66568511	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城大厦五层		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hcbgs@0898.net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		
开 本	870 毫米 × 1320 毫米 1/32		
印 张	10 (彩插 4 页)	字 数	256 千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	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7-5442-3293-X		
定 价	20.00 元		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“学长，真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吗？”

俊哲热切地注视着坐在他对面的黑色蝴蝶领结。黑色蝴蝶领结抬手看了看手表，紧皱着双眉。好久没有联系的学弟俊哲今天给他打电话要求见一面，他实在没有推脱的理由，这才一万个不情愿地出来赴约。

唉，被我猜到了，果然是因为工作问题。黑色蝴蝶领结心里想着，眼神复杂地望着俊哲。十几分钟的时间里，他一直保持着沉默，只是不停地喝酒，一瓶百威啤酒已经见底了。

终于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俊哲，最近的形势难道你还不了解吗？别提了，我自己都快被炒鱿鱼啦！甚至还有传闻说我们整个饭店都要关门大吉了。这样吧，今天既然出来了，你就多喝几杯，我请客。”

黑色蝴蝶领结在附近一个中档饭店当副经理。他一边站起身来，一边对俊哲说：“小子，别泄气！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。对了，你不是还会变魔术吗？这也算是门手艺嘛。唉，你要是白天给我打电话就好了，我还能多抽点时间出来陪你喝几杯。现在太晚了，我得走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见吧。”

俊哲默默地听着，嘴边浮起一个苦涩的微笑。黑色蝴蝶领结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快步走向酒吧入口处的结账台。

2004年1月24日晚11点10分。

俊哲孤零零地坐着，无意识地抚弄着手中的酒杯。



001

玻
璃
泪
珠



在过去的一年里,他四处奔波,却一直没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。他今年二十四岁,毕业于首尔一所专科大学的酒店经营学专业。大学毕业那年,他先是玩了半年,然后在驿三洞的一家三星级酒店里找到了生平第一份工作。

可是上班还不到三个月,酒店就因为经营不善大举裁员,学生气十足的俊哲第一个脱下了制服。他又到处找工作,进了新沙洞附近的一个小酒店,然而这份工作也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时间。这以后他再也没能找到正经工作,除了有一搭没一搭地打打短工以外,一年里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无所事事。

韩国的经济不景气已经持续了好几年,酒店服务业自然不能幸免。不,应该说是遭到了迎头痛击。中小规模的酒店无不纷纷裁员,以期通过节约运营成本来维持生存。不单单是酒店服务业,失业的寒流几乎波及社会的各行各业。满大街都是失业的人,能够再就业的却找不出几个来。

今天俊哲约大学时的学长见面,就是想看看他这里有没有什么路子,然而,他的希望又破灭了。

唉,想开些吧,这样的打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
俊哲想着,叹了口气,表情略略开朗了些。

他看了看手表,直起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体形瘦长,面容清秀。

“喂,是正锡吗? 嗯,是我。怎么,都这会儿了你还待在图书馆里? 学习这么拼命,别忘了应该休息休息啊。你说什么? 一点钟在宿舍后门口见? 好吧,知道了,不是没办法嘛。好的,就这样。”

他关上手机,自言自语道:“一点钟……越来越晚了。”

正锡是俊哲的“发小”,他们一起在江原道平昌郡长大。正锡是位于

华阳洞的 K 大学三年级学生,俊哲在他的宿舍里借宿,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

到去年年中,俊哲还在外面租房子住。他基本上靠打工维持生活,但是收入微薄,钱就像流水一般从手中消失了,最后成了个穷光蛋。以前他还能时不时地收到从平昌郡老家寄来的钱,但从去年九月开始就断了“财源”,没办法,他只好厚着脸皮借宿在朋友正锡的宿舍里。

俊哲从烟盒里取出最后一根香烟,慢慢地衔在嘴上。

唉,怎么一个人安身立命,竟会这么艰难呢。

可是,无论情况怎么窘迫,他也不想回到那巴掌大的平昌去。不管找工作有多么艰难,首尔总归是大城市,待在这里,就职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一些,回了老家,希望就更加渺茫。

每天晚上回到正锡的宿舍时,他总是和正锡约好时间碰头,一起从宿舍后门溜进去,以避免舍监的视线。以前,通常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回宿舍睡觉,近来却常常要等到子夜时分,甚至超过一点钟。学生们也感受到了校园外的肃杀气氛,无不在争分夺秒埋头苦读,为将来步入社会做准备。

他甩了甩头,仿佛要抛开那些杂乱的思绪,然后随着酒吧里流淌的音乐声,轻轻晃动起身子来。

是啊,如果一味愁眉不展、长吁短叹,却不付出切实的努力,恐怕真的会一事无成了。我还这么年轻,年轻不就是最好的本钱吗?明天,明天太阳照样会升起!

其实俊哲是个本性乐观开朗的人,这么一想,他的脸色明朗了许多。

过了一会儿,他再次看了看手表,缓缓地吐出一口烟雾,没精打采地垂下了肩膀,仿佛感受到某种来自现实的重压。



003

玻
璃
泪
珠



该走了,不然就赶不上末班地铁了。唉,这日子过的。

俊哲大口地喝完了杯中的残酒,正起身要走,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年轻女孩尖锐的嗓音。

“你们干吗!没见过女孩子喝酒吗?真可笑!一个个贼眉鼠眼的……”

这是从酒吧里面的位子上传来的声音。周围的人闻声齐齐转过脸去,露出诧异的神情。

“哟,看不出来,这丫头还挺有个性的嘛。要不我去摆平她?”

“你想干吗,金代理?她都醉得东倒西歪了,难道你要去教训她一顿不成?”

酒吧里的人们打量着女孩,窃窃私语着,发出嬉笑声。

俊哲也瞟了一眼坐在远处的那个女孩。她看上去二十二三岁模样,也许还更大一些,个子适中,容貌端庄秀丽,给人的第一感觉可以说是漂亮的。她无人做伴,身穿正装,好像刚从附近商务楼里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里走出来似的。

“喂,你们……你们喝自己的酒去吧,少来招我,以为我是好惹的吗?哼,蠢货!不信就上来试试!”

女孩手里拿着一瓶卡芙力,冲着向她开玩笑的男人们挥舞了几下,然后仰起脖子,大口地喝起来。

“这丫头刚才说什么来着?我们是蠢货?我们大家都是蠢货!嗨!真是荒唐啊。”

“你理她干吗,我看她八成是吃错什么药了。你看,你看她喝酒那样儿,现在的女孩子真没有教养,真不像话!”

男人们不满地议论了几句,相继把头扭了回去,自顾自地喝起酒来。

女孩分明已经酩酊大醉，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眯缝着眼睛，趑趄趑趄地走动起来，好像存心要找个人寻别扭似的。她坐过的桌子上，横七竖八地摆着十来个空酒瓶。

一个侍应生走过去想收拾收拾，却被她喝住：“喂，别动，我要数的！”

侍应生只好拿着托盘走开了。

一个二十八九岁模样、身穿西服的年轻人豪气冲天地站起身来，大踏步地往前走了五六步，绕着女孩的桌子转了一圈，面带微笑地在她对面坐了下来。看上去，他显然有六七分醉意了。

“小姐，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要不，咱们一起来喝上几杯怎么样？不出几分钟，保管你的心情就好了，哈哈！”

“你、你是谁呀，谁让你坐……坐在这里的？”

“啊，这位小姐，你怎么张口就不用敬语啊？”

“哼……还好意思说我呢，你不也一开口就没说敬语吗？还说我的不是……唔，你、你是故意来挑衅的吧？”

“挑衅？哈哈，好好好！不管怎么说，一个人喝酒最没劲了，特别是开怀痛饮的时候，所以我好心好意地想来做你的酒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有什么什么的，我不是刚说了吗，只是想来做你的酒友。”

女孩冷笑一声，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，不愿意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大叔呀，我对你这种类型的人完全没有兴趣。”

“什么，大、大叔？喂，我可不是什么大叔，还是个小伙儿呢，我跟你





一样，都才二十几岁，难道你看得出来吗？”

“是吗……你是不是小伙子，我一点也不关心……唔，你走吧，快点走开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女孩放肆的口吻足以激怒这个年轻男子，他的脸色红一阵青一阵，面部肌肉扭曲，仿佛恨不能冲上去抡起胳膊揍她一顿。

然而女孩毫无怯意，手指直戳到他的脸上去，说：“怎么，还不快滚？”

“你！简直让人忍无可忍……喂，你是不是想找死啊？”男子勃然大怒。

俊哲带着忧虑的心情注意着这边的动静。的确，女孩的言行太无理，太傲慢，太放肆了，也难怪男子会动怒。

不过，这个时候不管是谁接近这个女孩，可能都会造成同样的结果。她的样子已经摆明了：我今天心情很糟糕，谁也不要来招惹我。

“喂！你居然叫我滚开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？简直是没大没小、出言不逊！怎么，想尝尝我的厉害？”男子示威似的冲着女孩的脸晃了晃拳头。

女孩冷冷一笑，对在自己眼前晃动的拳头视若无睹，只见她神色自若地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把扇子，然后高高昂起头，以优雅的姿势慢慢地扇起扇子来。

这动作无疑带着极大的轻蔑意味。

这样下去可真的要出事了。年轻男子的同事们慌忙赶了过来，纷纷拉住他。俊哲也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慢慢地向女孩的桌子走去，准备一见情况不妙就出来劝架。

“喂，算了！别这样，我们走吧。”男子的一个同事劝说道。

“放开我！你们也听到了，她嘴里说的都是些什么？年纪比我小那么多，竟敢冲着我说‘滚开’！你们再听听她一个人在嘀咕什么？‘大胆贱

民,竟敢以下犯上,简直胆大包天’,什么乱七八糟的!难道她以为自己是什么高贵的公主,别人都是她的仆人吗?你们看你们看,她还冷笑呢,简直太过分了!”男子气得面红耳赤。

女孩突然刷地一声合上扇子,指着他的脸:“好啊,有本事你过来打我呀!”

“什么?你你你……真气死我了!”

“哼,你以为我怕你?不信你就过来试试。”女孩斜着眼睛,撇着嘴说。她目光闪亮,仿佛临战的武士。

今天这事简直是荒唐透顶了,这个年轻女孩大冬天扇着扇子,出言不逊不说,手指还直戳到人的脸上……男子哭笑不得。

这时俊哲已经走到了近处,女孩的视线停在他的身上,眨了眨眼睛。

“这位哥哥……是谁呀?”

俊哲惊异地睁大了眼睛。这个粗鲁无礼的女孩好像对自己颇有好感,甚至还对自己微笑呢。

一旁的人们也都愣住了,看看女孩,又看看俊哲。

“哟,你管谁叫哥哥呢?我和他年纪相差没这么大吧,怎么我是大叔,他就成哥哥了?小子,你可真有福气,看来她是喜欢上你了。”

“对呀,大叔,我就喜欢这位哥哥。你看他长得多帅啊,清澈的眼睛,挺拔的鼻子,白皙的皮肤,长得多叫人喜欢,跟你正好相反。你仔细看看,我说得不对吗?”

“哈哈,小丫头片子,你可真行啊。我今天这人算是丢到家了,妈的!时间不早了,走吧。”

男子说着,转身向酒吧门口走去,同事们赶紧跟了上去。

“拜拜,大叔,走好啊!”





“口口声声地叫我大叔，真他妈没面子！”

男子摇着头，消失在门口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女孩摇晃着身子，开怀大笑了一阵。

俊哲觉得有些尴尬。本想过来劝架的，也不知道那男子怎么突然态度大变，说跑就跑了，扔下自己一个人傻傻地站着。

女孩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，目光中满是笑意。

“小姐，你喝得太多了。”

他轻声说了一句，对她微笑了一下，转身准备离开。

“等、等一下！”

女孩叫住了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看，我这里还……剩了一瓶酒，我想把这个喝、喝完再走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那你就喝完再走吧，我先……”

“不，我想和哥哥你一起、一起把它喝完，然后再走，咱们各回各家。”

唉，再磨蹭，末班地铁都赶不上了。俊哲踌躇着。

女孩用扇子指着自己对面的位子，用命令般的口吻说：“请……请坐吧！要是不坐，哼……说不定会死呢。”

奇怪，这女孩的醉话也好，无礼也好，俊哲倒没觉得看不顺眼。她的语气和表情很微妙，像威胁，又像撒娇，还带着点嗔怒的味道。

不就是一瓶酒吗，能花得了多少时间？最多二十分钟吧，应该还能赶上末班车的。如果运气不好，地铁开走了，大不了去录像厅呀、桑拿房呀什么的对付一夜。嗯，就喝一瓶，喝完就走。

俊哲在女孩的对面坐了下来，点了一瓶百威啤酒。这个醉酒的女孩

言行失常,但是,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漂亮女孩当众对自己表示出这么大的好感,他心里还是挺受用的。

“你刚才说‘说不定会死’,你是说我呢,还是说你自己呢?”

“嘻嘻,嗯……当然是我了,你死了干吗?你年纪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呀,你多大?”

“我?唔,你呢?”

“我?二十……四!”

“是吗?真的?那和我一样大!”

“是吗?既然我们同岁,那就不用说敬语了吧?行吗?”

咳,难道你没察觉吗,你自己早就不说敬语了,俊哲心想。

“行啊,如果你觉得这样舒服。对了,你为什么说死啊什么的?”

“没什么,我就是想死嘛。”

“为什么?这么漂亮的小姐,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?”

“小姐?……唔,我叫静和,李静和。你呢?”

“金俊哲。”

“嗯,俊哲,金俊哲……挺好听的名字嘛。”

女孩点了点头,突然垂下脑袋,长长地叹了口气,上身开始往桌子上瘫软,看来是酒气上涌了。俊哲数了一下,桌子上的空酒瓶子足足有十五六个之多。

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在酒吧里喝这么多酒呢?

互通姓名之后,俊哲觉得已经算是半个熟人了,不由得替她担忧起来。

女孩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,努力保持清醒。眼皮忍不住耷拉下来,她就拼命瞪大眼睛,身体不听使唤地瘫软下去,她还是努力想坐端正,这副模样看上去真有点可怜兮兮的。





一瓶酒对俊哲来说不过是湿了湿嘴唇而已，可女孩还没喝完自己那剩下的一瓶酒，却已是酩酊大醉，下巴颏抵在桌子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糟了！

“静和，静和！快起来，我扶你出去，打个车送你回家吧。”

可女孩只是喘着粗气，没有应声。

俊哲瞪着她，束手无策。

他似乎被女孩的叹息所感染，向侍应生要了一根香烟，点着了，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。应该把她看成一个朋友，给予一些关心呢，还是应该把今天的相遇当成一场极其偶然的邂逅，不去理会她，一走了之呢？他陷入了小小的矛盾之中。

这时，女孩好像遭受了突然袭击似的，猛地把脸从桌子上抬了起来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工作，无所事事都已经两、两年了！你……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自从大学毕业以后……你数数桌上的空酒瓶子，十七个吧？哈，呃……我已经被人拒绝十七次了，从各种公司的面试中被涮下来，已经整整十七次了！还有、还有刚刚喝的这一瓶，是因为我今天又面试了一次，又失败了。妈的！”

“嗨！你……这么说……”

啊呀，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！这么说来，她每面试失败一次就喝一瓶酒，以此来排解心中的苦闷。哎哟，真了不起，如果失败个四五十次，岂不是要喝上四五十瓶，活活喝死？

从前年开始，青年失业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，他见过不少和自己一样二十来岁、工作没着落、心境彷徨的年轻人，可采取她这样的方

式来发泄的,还从没见识过。

“静和,你酒量很好吗?”

“啊,其实不怎么样……今天是我两个月以来头一次喝酒。如果我说以前我是从来不喝酒的,第一次面试失败那天,第一次喝了酒,哈哈……你、你一定不相信吧?可这是真的。唉,说真的,我酒量不行,也不喜欢……喝酒,一点味道没有,有什么好喝的……”

“既然不喜欢,那你还喝成这个样子?”

“呵,哈哈,因为我……太、太痛苦了,所以我就决定喝酒……”

“这样不行!”俊哲用力摇了摇头,“你这样会出事的!”

“没、没关系。哼,又不会死,不是吗?反正……我一向遵守诺言,既然决定喝酒了,那就一定、一定要喝……”

“嗨!”

女孩打着嗝,还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倒着酒。俊哲伸出手,想把酒瓶夺过来,却被她一把甩开。

“别管我,让我喝完。我、我可冤了我……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怎么了?你知道吗,我学习特别用功,一直是好、好学生。上学的时候除了打工的时间,都泡在图书馆里,哈……你、你叫什么名字来着?”

“金……俊哲。”

“噢,对了,俊哲。你、你知道我大学四年的平均学分是多少吗? 3.87呢。托业考试还得了 900 多分……902 分! 我……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懂吧?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的,大学四年年年得奖学金。我只能拼命读书,因、因为我们家……遭到了灭门之祸,只能靠我自己的本事上学,当、当然,还有一个人,我哥哥,一直在帮我……总之,青春妙龄,大好时光,我连一次恋爱也没谈过,真的……就只顾着念书了。妈的……”





什么？灭门之祸？俊哲微微一愣。这女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醉酒的缘故，居然用起了古代才用的古语。不过他倒也听得明白，就是说自己家境衰败，只能自己赚钱供自己上学呗。

“你、你说，我是不是……很冤，啊？我这么用功读书，可是呢，比我成绩差得多的同学……有十来个吧，他们、他们都已经上班了……还都是去年的事儿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哈哈，我到现在还在四处找工作，四处碰钉子……我都快没饭吃了……喂！你好好看着我！”

“嗯？”俊哲吓了一跳。

“你看看我，我……我脸蛋不好看，还是身材……不好看？还是没有能力？唉，我可真是伤透了自尊心哪！今天我觉得自己都快发疯了……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顺顺利利的，几乎从来就没有失败过，就、就除了找工作这件事！从小我想做什么，总是……能做成的，大家都叫我……鬼精灵呢，妈的！到首尔来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对自己发誓说，我，我一定要在首尔站稳脚跟，出人头地……可是你看，哈！我连第一步、第一步也没能迈出去……现在，我就这么卑贱地活着，我自己想想都觉得荒唐，李静和！你怎么就、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？”

卑贱？怎么冒出这么个词来？俊哲又是一愣。这女孩的措辞可真是奇特呀。

静和先是无力地把肩膀靠在桌子角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干脆把脸埋在了桌子上。

“静和，回家去吧，我替你叫出租车，不不，干脆我送你回家得了？来，快起来！”

一见她这副架势，俊哲慌了手脚，连忙站起身来，走到女孩身边，两手扶住她的肩膀，想把她搀扶起来。女孩使劲摇摇肩膀，甩开了他的手。

“回、回家？要回……你自己回好了，我……我不回家……”

“静和，你醒醒！”

“放、放开我……你怎么老、老是拽我呀，真……真讨厌！”

静和挣脱了俊哲，重新把脸伏在了桌子上，浓重的睡意向她袭来。

“你怎么能在这里睡呢？静和！快告诉我你家的电话，不，你有没有什么朋友啊？乐意帮助你的好朋友……喂！喂！静和，你醒醒，你快告诉我号码，我来打电话！”

“哎呀，怎么这么……吵啊……烦死了……”静和喃喃地说道。

俊哲再次去推她的肩膀的时候，她不耐烦地摆了几下手，就不再吭声了。
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俊哲这回是真慌了手脚。短短的时间里，他突然陷入了一种奇异的、意想不到的状况中。

他呆呆地望着伏在桌子上纹丝不动的静和，怎么办？把她就这么扔下，自己扬长而去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；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和她分明是刚刚邂逅，只互通了姓名和年龄而已，她的电话、住址一概不知。

哎呀，我是在干吗呀？有什么好为难的呢？该做的我也都做了，虽然对她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，可我自己的情况就够窘迫了，还在朋友的宿舍里借宿呢！就算我硬把她拉起来带出酒吧，接下来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口袋里总共只有两万多块钱，她能这么豪放地喝酒，一喝就是十七瓶，说明她虽然和我一样没工作，但经济情况起码要比我好上百倍。何况她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一个成人总该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吧？

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推了推静和，她纹丝不动，毫无反应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身向酒吧入口走去。黑蝴蝶领结学长刚才已经替他结了账，他在结账台付了刚才喝的一瓶酒的钱，回头又看了静和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走出了酒吧。





冬夜冷冽的空气迎面扑来，俊哲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，把衣领竖了起来。

唉，都过一点钟了，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。

地铁一定早就没了，如果能赶上末班公共汽车就好了。他想着，大步往前走了几步，就在这时，酒吧的大门突然在他身后打开了。

“先生！”

他回头一看，是刚才借给他一支香烟的那个侍应生。

“您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？您去看看，全乱套了！”

侍应生像是生怕他逃跑了似的，不由分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进了酒吧。

酒吧里一片狼藉。就在他出门这会儿工夫，静和居然掀翻了一张桌子，酒瓶子碎片满地都是，可她自己却又睡着了。这回她换了个姿势，往后仰躺在椅子上，下巴高高抬起，冲着天花板，双目紧闭，鼾声如雷。

侍应生们看上去都极为恼火。经济不景气使酒吧的生意比以前萧条了许多，今天好不容易来了不少客人，居然被这个醉酒的女孩弄成这样。

“先生，请您快把她带走吧。”

“可是，我并不认识她呀！”

“你们俩刚才不是在一起喝酒吗？请您替她结一下账，然后带着她赶紧离开这里，我们还要接待其他客人呢。”

“什么，结、结账？”

侍应生礼貌而冷淡地指了指结账台。

俊哲心里咯噔一下。去年年底，他差点就成了信用不良者。在向银行支付了一笔不菲的滞纳金之后，他一气之下注销了全部信用卡。现在他口袋里仅有的那么几个钱，替静和结账是远远不够的。